

史通通釋

冊八



史通通釋卷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  
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  
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  
一作非類聚區別一作編之如后

**按**是篇彊半檢舉錯誤如所指遺脫複沓淆訛糅  
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糾傳會尤為法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  
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  
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

廖語欲為卿兩引並在志中上○增注案宣公六年

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

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舊作

出史記而不下或作誤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

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

列他書而踵事續敘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

魯三字此書法定律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犇郤

郤其當

曼滿語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

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之離弗過之矣間  
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在志案

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

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

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

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并判語如讞然此一事

班志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

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

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

及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十六經傳亦不書

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十六年但書  
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  
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  
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  
柯陵鄭西地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

耳至於宅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

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

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注舊在後今移置首見處二十八年

而已兩引並在志之上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

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

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

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

一其例無恒一作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

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

大水亡麥禾之文中間隔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  
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  
鷓之冠中在志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  
悉而再列其各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  
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爲軼例此以連綴  
左氏爲冗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  
書細心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佩金玦

左閱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聚鷓冠

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鷓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  
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

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

而燕傳作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

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

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將安用之在志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

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

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

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昭十五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

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

而傳曰父必三年自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絕期后喪自三年義本兩行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

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一作出奔北燕

中志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

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

半事遂令學者疑正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

得或失此明一多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最明評曰高止即高華定即宋

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

逗漏處

去子容專司徒侈傳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

史通通釋卷十九五行錯誤四中華書局聚

為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年華  
定出奔陳傳按司馬侯即女齊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在志中上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而一作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

**按**不書悛不書効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此志而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

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

年改元永始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釐即儻也有原公十年

冬大雨雹今志本作雪疑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

曰大雨霽續書董生之解在志案公羊所說與上奚

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霽而已已一脫釋志已上專指

十年至專壹之又入一作非此科始一作脫始字言大雪

與霽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終一作乎漢代其事

既盡仍重敘霽災中並在志分散相離斷絕無趣釋此

統本志前後起自劉歆曰為大雨雪及雨夫同是一

類而限成二條二句指首尾紛拏而舊脫章句錯糅

此統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評家叢刺實未剖疏剖疏之須兩截看前

一截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雨霽以為

之的後一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霽霜三者忽彼忽

此文不歸類始於釐十之前先言桓雪而隨以釐

霽間之矣其下復間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

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條不整也評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覩一指而失肩背也。三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數傳寫不準流轉靡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雹字恐未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雹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經雪而漢志雹又或唐本雹而近本雪鈔昏岐迓事所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雨雪即移為雨雹之解亦豈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雨雹注云今作雪疑唐本作雹也

劉占董解

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為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為有所漸脅

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

始言繼言

志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嘗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八年

十月雪劉董皆前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十年左雪公  
羊鬣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  
六武帝元狩元定元鼎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  
等年夾志雪又定元鼎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  
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鬣按此三段  
志並在釐十年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  
之記異也下所引並在志中下即前首列元封年號

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原注

地節四年成帝河平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原注始云

二年其紀年號如此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

又續云元鼎三年案三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

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

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此所謂標

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靡然而  
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

者一脫

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

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

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

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

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

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

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

在志

案周當戰國之世微

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

一可字

比夫泗上諸

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

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

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

賞坐貽妖孽豈得謂此三字一作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矣一字無者乎此所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也

**按**揆時勢以立言非獎亂也。此為通鑑綱目之所託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為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國形至紐解之時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為宋儒發脈是矣然耳食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規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撐撐無救於弱勢積痿不起者妾乘夫奴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

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鈇王者以為威也周衰

政令不行雖有鈇鈇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陳書紀九錫詔云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

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

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

後漢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諸侯王

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

昭不戚而大

字一無大同

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

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

志在

中案大

舊衍夫字

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

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

一作常

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

一作感

應斯豈非

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

會也

**按**傳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



科立意稍岐然仍入肯綮。志言某嘗之罰定作

某應此為真傳會是科兩大雩於年睽罰異之間

糾其繆幽故可作傳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嚴謂莊原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

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舊譌讎復娶

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

賤之之舊脫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

以為時魯宋比年有一作乘止鄆之戰百姓愁怨陰

氣盛故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也○並在志之上年案此說

有三失焉釋三失專指此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

敗宋師於乘止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

歡一無以字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

先是數年嚴遭大水原注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

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釋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

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

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倚一作其失三也釋此一失合母姜

與戰事對勘說夫以一災示管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

端準的無主者一有也

**按**此亦揆挾傳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

非之以為貪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

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貪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鄆杜注乘正鄆並魯地鄆

反子斯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

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在志中下並同尋其解春秋之無冰

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並志內

之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照志改舊六年冬亡

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

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一作勤勞遣使巡行天

下存賜鰥寡假貸一字多與乏困此二字或因舉遺逸獨行

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

聞於是天下咸喜述此志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

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

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

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

政用配妖禍也

**按**此譏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

然以違反為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并窮於

傳會矣崐圃黃氏叔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眚孟以為當有

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在志中案

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

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

所謂同姓之一多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

君虜者也釋自案此以下皆子元推班書載此徵祥

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

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一作言者哉此所謂但

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愚謂志五行

者止記災祥不撫符應并亦不綴鑿解乃是正體

廬陵司天考所以識冠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

必徵應至如此志又類例不全能逃子元之駁乎

南睦孟漢書睦弘傳弘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為議郎

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

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與於民間徵孟子為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

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志在

下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

子九歲者九一脫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

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前一字少殿者王莽始為

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

人人無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作從大大少司馬而

升一作登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

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未

點耳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劉補字未

生二字補今依志二月舊作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

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下志尋本志雖述

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

有成恒一作數前後有定準此何待言至於於一無在孕

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作猶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

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

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釋

此此上為本志補占又案班云多一作志下小女陳持弓

者陳即莽之所出此語班志所有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

之本宗此意班志未言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解惟

此獨無故為摘補云爾然在班為闕例在劉為小

言蓋亦墮入向歆窠臼不能解脫也。上二條可

省

陳之出田之宗莽傳莽下書曰子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苗裔

又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其令天下此五姓名

籍於秩宗封陳崇為統睦侯奉胡王後田豐為世睦侯秩敬王後注孟康曰胡王追王陳胡公敬王

進王田敬仲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傳作鹿志作麓其壞梁

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

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傳作周內盛言其必應並在

志下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

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

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

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五知嫂

一作私嫂者三字謬○原注今諺曰弟與兄而班志

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

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意宗左氏傳為主而斥羣說之支離所言最直

截然則陳持弓之演義田無嗇之補占得毋亦蹈

自矜魁博之誚乎

沙鹿梁山鷓蜚龍鬪左僖十四秋八月沙鹿崩晉

國杜注沙鹿山名又成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



川竭焉君為之而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女祝幣史辭  
以禮焉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於宋襄  
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  
而終退而告人曰君失龍鬪於陽之時門之外有淵所  
生也請榮焉禳之則弗許其室也吾無求於龍亦  
我國人何覲焉禳之則弗許其室也吾無求於龍亦  
無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為林屬於山曰麓

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曰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  
舒說略同又梁崩穀梁曰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

君率臣哭之迺略同向曰為六鵠退蜚過宋都劉歆  
喪亡象也董說略同向曰為六鵠退蜚過宋都劉歆

目為風發也所至宋而高鵠所執應六之則退象  
宋襄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之則退象

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疆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  
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

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

###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

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常一作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

以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鷦同鷦退飛是也下在志案

舊史稱劉向學穀梁劉一有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

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被

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恐當

此就風占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述雨鼈為災在志

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在志而不載宋雀生

鷦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

故也釋此又檢出二事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

景當作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惟一作

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釋

此更搜出本書所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按**不盡之款三而前二款款從它出後一款款在  
自邊越追越緊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見金

車債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

兩鰲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

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

笑以爲不信視地上

鳥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

生爵諸侯銷一曰生

宋雀生鷓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

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侯諸侯射天按即宋王偃也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

亢陽爲旱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爲郡決曹東海太

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谷儻  
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獬志作狗華臣出奔陳中上志又云宋

公子地舊誤作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

以蕭叛下上志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原注此二事是

班生自釋非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

由鬪雞而傅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

於獲鴈鄭弑舊作萌於解龜郟傳作至奪豕而家滅

華元殺原作羊而卒奔此亦言一白黑之祥羽毛

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

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楔鬣朱本非物怪故條內拾遺皆同此類然

愚以此段科眼尙未獸心不如直折之曰貪採左

氏闌入非妖似更快爽也

狻狗

左襄十七國人逐瘳狗瘳狗入於華臣氏國入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

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繼使其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繼

徒扶繼而奪之

雞傅介

昭二十五季郈之雞鬪於季氏介其雞故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郈氏

郈昭伯怨平子

鶴乘軒

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焉能

獲鴈

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鼃

宣四楚人獻鼃於鄭靈公于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鄭靈公曰他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也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

子公弑靈公

奪豕

成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餓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殺

曰季子欺子  
謀誅三郤

殺羊見模  
擬篇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  
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  
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  
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通多此病浚儀王氏  
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遠自夏小正蓋以夏小  
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鑑  
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輒引北史當之  
本摘沈宋蕭齊書也注家輒引南史當之自餘雜  
述枚舉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舉事不原所  
出之誚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第一科之二條云公會諸侯于周節

之徵三卻語火沴水之徵穀

所定多目凡二十或譌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

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

知釋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

惡勸善以戒將來釋數語提下言既號

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

旱大水犬注一作雞與豕為禍桃李冬花多一字無直敘

其災而不言其應原注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四

十不言其應並下又惠帝二年武征和二年宣

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下宣

隕石下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中

者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中下孝景之時大旱

有如人狀被甲持兵擊之皆狗也中上又鴻嘉中

狗與豕交中上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中下皆

史通通釋卷十九五行錯誤五中華書局聚

不言其應也。○注字有與。此乃皆非魯史之春秋漢

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

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此三字照班蕭曹

陳平之屬。陳平之屬四字亦舊脫照傳仲舒並時之

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

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

也。釋已上皆謂志應逗漏不齊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蚺之

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舊作七山

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邠。舊作伯來奔亢陽所以

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比

一作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

詳焉。釋此段謂有解有徵而失之鑿也

按此條束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



○班氏志五行糾轡蔓延都爲五冊雖嗜古之士  
擘未盈卷輒已神昏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  
總以四流別二十如鋪一箔米砂稗粃稗粒中自  
獻如攤一本律以准皆各例裏出支非穿穴爛熟  
安從措手嘗竊自料使我下筆能爲雜駁體決定  
不作科別體非不作也不能也後生口滑嗤點前  
賢假有掩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蚤恐不見水端  
旋其面目者矣敢持斯語箴警囂瞽者○後史志  
災祥咸知刊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改  
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哉

司馬遷

至

未暇也

皆後漢書班彪傳之文按董仲舒史記入儒林傳

域爲惑

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域劉向以爲域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

猶惑也

麋為迷

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

淫者也

五石五子

志下下劉啟以為正公十六年正月星紀厭在玄枵五

枵齊分壑也石而五物齊太嶽後

七山七國

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水滸土天戒勿

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

言之漢七國眾山潰咸被其害按文

叔服邳伯

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

首條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祀滕來朝邳伯來犇秦使來聘于城諸及鄆二年之

間五國趨之內城

易田謀萊

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邳

災蟲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劉向以為介蟲之孽易邑興役宣公六年劉向以為比再如

伐齊萊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條  
原注春秋時事違誤最

駁總不越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

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

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志中案周之東遷日以微

弱故鄭取温麥隱三射王中肩桓五楚絕苞茅僖四觀兵問

鼎宣三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

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

罰亢陽為怪怪一無為怪二字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

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駁專主上得天子句外得諸侯特帶引

○從周衰入議似隔膜

會葬賜命會戚本志師古注會葬葬僖公賜命賜以命主為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

敖會之  
戚衛地

變雅為風

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

而同歸於國風焉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札子

子一誤作札下

同

殺召伯毛伯

下志中

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

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一作云無冰

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譌本顏注立說

今春秋至

未達其說

本志師古注王札子即王子捷召伯毛伯皆周大夫其下

即今春秋五句之文

去無冰三載

按宣公十五年距成公之元凡三年自宣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楚

嚴王

原注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

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

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  
火災志之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

蹊田之謗取愧叔時譏魏一作取終有封國之恩見賢

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又又脫案陳前後為楚所

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

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

陳次次一脫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

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一作嚴之下至於

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

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舊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

評云宣十一年未嘗言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

三滅之言為不審夫既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

而復封其繼亦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  
亡子元此條殊無不審之言也。宣十一滅陳本

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明文

蹊田

左宣十一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  
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見賢尼父

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乃迎陳靈公孔子讀史記

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

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按即如此注王本全引左傳而以賢哉一贊貫

入之亦不原所出之一端也左傳烏有此贊哉

陳為楚滅者三

楚始滅陳即宣十縣陳事注滅

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滅陳晉侯

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歲在鶉火卒

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哀十七楚白公之亂

楚嚴至靈五代

楚世家莊王卒子共卒王審立共王

取陳麥遂圍

陳秋滅陳

為郊敖公子圍弑之而自立是為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

始稱王志無始字此兼地千里志下案楚自武王僭

號鄧盟是懼荆尸久舊譌傳亦用師歷文成繆三王

一作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

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原注釐

依本書不改其字也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

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自一無占候失

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

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

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志中案遂之立宣殺

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世寔一作世

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駁志中占事年世懸殊之繆年既繆矣占復何施機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

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注楚武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近楚故懼而會盟

荆尸

莊四楚兵之法揚雄方授師子焉注尸陳也更為

此參用戰為陳

楚始稱王

楚世家不聽熊通伐隨隨人周請尊楚

師也早終成王令我自先公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按此楚

始稱王明文也評者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之稱稱王非始於武以此駁劉夫三

號者非當國本號乃為子時父名之不駁諸條皆不復何足算且事在春秋前百年矣雜駁久便除之

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也視短而喙長可謂辯乎

殺赤立宣

子見編次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遂者襄仲也公赤者惡也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



志下案釐一無案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

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

公羊為本耳爾一作然則而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

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存舊費

字二云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

四十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

秋持左氏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

失記題下注語者也

杞尚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叔來治杞田

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志下

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志本

師古注 亦云 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

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

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

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伊一脫戾讒太子痤譌

而殺之原注事在襄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原注事在

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原注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

赤眚之明應也志中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

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

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一作華俱

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讒左襄二十六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

華元奔晉成十五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不

合比奔衛昭六宋寺人之柳聞之告太子佐惡之華合

上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志

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志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

自此前前一無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

為溟音讀梁之會諸侯一字多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

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

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溟梁而五月地震矣志下又

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

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原注

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釋志雜文

止此眼在君若綴旒不得舉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

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先折去董然而穀梁

謂為一作大夫不臣諸侯失政正前注同譏其無禮自

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知一作非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

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涉加切或誤作

並非作後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釋董劉

傳之說蓋本二一傳而甚之按所駁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溴

梁二盟蘇黃門轍以為合禮趙氏鵬飛以為尊卑

之分正及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往往而合

然至襄十六之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矣

雞澤之會左襄三六月公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大夫盟之

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

匹敵之宜

淩梁之盟左襄十六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

侯與諸侯晏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於是

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

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政由甯氏二句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

二傳為說襄三穀梁會雞澤下注中云云又公羊

會淩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然

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

麥言字書陸贄傳奢言猶夸言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

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

敢復責其一字有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

事之志下案案一脱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

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原注今春秋左氏本皆作

王邵續書志按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一作

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

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

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

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政多

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

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

誣先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駁之誅四大夫一駁也莫敢

責大夫又一駸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駸也。細審之劉爲此駸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有書蝕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蝕桶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爲成而辯亦不中窾會閱者宜取而參校之

所尸唯三郤

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傳長魚矯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

童以甲劫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君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州滿

成十八晉殺其君州蒲按厲公名也其言州滿具王邵書無考

六官七人

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福也對曰敢不唯命庚午

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二月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者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霸所以復

魏絳

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羊舌赤曰絳無貳志

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而出曰寡人之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跣而出曰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絳莊子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

徒利焉貴貨易土穡人公說修民事田以動師利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修民事田以動師

三駕

襄九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

爭十年晉伐鄭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亳城北秋七月伐鄭會于蕭魚注此三駕也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

向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

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一無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

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

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



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

共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釋此層爲且當春秋既終

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舊

二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

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釋此層代考

之彼強附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

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釋此層爲

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

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

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

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

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

歟後以優劣三傳結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

注亦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筦在春秋年

衛弑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籠尾衡流

因匠氏曰活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

謂己氏曰活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

越滅吳哀二十二月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

魯遜越在哀二十七年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志中下劉向

占牽及三家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三家逐魯昭公

年饑鼠食郊牛角劉向以似脫其後三家逐魯昭公

卒死於外之象志中上案乾侯之出事由季

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

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三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駁三家二字也本為叔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縱帶挈孟孫不免失出。釐成與昭隔世三五糾不及此亦更失拈

昭子發憤

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

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志下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

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

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

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

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夷庚至云

非子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鉤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王

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

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又云舊作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

後故不載於經志下案自昭十五舊作四年迄於獲麟

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作誤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

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

此九蝕其八舊誤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

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駁主日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

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最精所

謂彼節有間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

一凡五蝕于定則有五年十二蝕也董之占惟哀十

四無占總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上志之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五脫此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四脫此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一無者字豈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為陳火二字申解義以闢不與蠻夷之說也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裨說而杜注別為一說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

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後陳卒亡楚克有  
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二（杜預）經注天火曰災  
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  
書以所繫於所災

招殺偃師昭入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

生公子留二妃嬖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

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

# 史通通釋卷十九





史通通釋卷二十

外篇

暗惑

第十條前後有十四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

人

無字

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

太子者

矣字

夫髮經炎

一作

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

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

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

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

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

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

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各篇篇序指明其義。大

致頗似風俗通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

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

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

毒胙

左傳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史記本紀曰警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警叟與象

共下王實井警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

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

可移禍有一作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

羑里孔父阬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

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

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

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

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

公云舊脫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

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無

之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

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

刊正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

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者舊傳云並

左慈易質見採

劉根竄形後漢方術傳劉根以根嵩山諸好事者就

郡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近親皆返縛向

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親皆返縛向

又

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

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

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

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窾

舊作窾

隆異

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

遷革

著想滯

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

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者邪

一作也

昔陳焦既亡累年

吳志亦作六日

而活秦謀從縊

六日而蘇顧

或譎頰一或遂

使竹帛顯書古今

或作今古

稱怪况

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

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

又是滯語

豈有片言不接

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  
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錯卻  
不錯覆思敘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况  
國史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

死云云按節首  
二句小異其文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  
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謀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人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  
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  
呼以諡此之不實明昭一作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碻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

禮乎同文史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

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

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

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諡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

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諡非誤也子元摘之非

是餘所摘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

公子遂生而賜氏烏知此諡非此類噫弄巧成拙

奚自首眼不見史記為一笑

田常成子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

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子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

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  
常卒諡為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

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

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當嘗舊作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

瞿年一脫長無子母為此二字一作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此舊作有若嘿然無史有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

史有之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

言語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

已詳門徒商推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

譽無偕於十喆同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

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

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  
詐相策一作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  
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  
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  
語不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  
口此判不移。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  
學者遇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

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矣吾過矣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鄭注言有  
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  
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漢史記作居雒陽南宮從複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往往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

仇一作忌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

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

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

逐鳥雀案子房之之一無字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讎一作

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

聚聚一脫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

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

將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

無避忌為國圖當作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

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

節尾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

○涑水氏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為之說

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為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

因事納忠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

以謀反一語為詭辭諛諫又一妙會

雍齒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

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為左傳九晉荀息曰公家

鷹鷂之逐左文十八季文

將而必誅公羊莊三十一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所

之指文中已足  
云云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為雅飭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

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

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

立之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

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

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有兒曹何

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俛辭謝之事訖

諸兒送至一作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俛使別駕計

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俛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

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

其行也前驅竟一作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

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

失據安能犯騶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

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紱長吏黃

綬羣官率彼吏人顛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

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恒一作常

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

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

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  
同大夏訪知一作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  
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  
有三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補注傳檄恐當作轉

**按**三科揭辯殊欠老成儻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  
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  
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美稷曾無父老  
盡童稚耶其有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毋乃縣  
令丞喻指里陌工爲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  
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  
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

川太守帝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

并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調彼為并

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

相攜逢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

晉陽無竹困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

安而美稷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為竹報平安則難

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愚意此事

疑辯總不在此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

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人字無來朝太祖令崔

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

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二字亦贊一本

難曰昔孟陽臥坐一作

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

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恐一脫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紘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譟舊作譟言一作凡一作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蓋

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綴注節  
末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  
故特申摘撫辯其

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

此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

尉當是也第嫌具瞻綸綽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

志注不見此段殊不可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

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

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

季珪代帝自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牀左莊八齊侯田于具丘墜車反徒入費

遂入殺孟陽于牀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榮陽東

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



殺紀

又魏世諸小書一作譌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二字贅○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使一字多檐瓦皆飛有踰舊作

喻 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

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

當故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

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書景紀鴛勇冠

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鴛來攻驚而

武安鳴鼓

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

安西鼓噪勒兵  
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

之見父

史有停厠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

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

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

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恐當

作婁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或作餒者如胡威之別其

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

以牙籌推以食一作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

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原注如張堪為蜀郡乘折轅車

類也○張堪舊作張湛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

貨犬或作貸米並誤

人自有身安弊

古通

縕口甘龕糲而多藏雖帛無所

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

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

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一脫當繆矣

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

子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

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

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

薄屋者為高糞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

偽之門又張敞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而偽聲軼於京

師非細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并威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著

志尚質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

父清恐人不知臣清恐人

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飢黔敖曰嗟來食曰予路有餓者買

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

士傳黔妻何樂而為康為諡曾子曰先嘗賜粟三千鍾

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為諡曾子曰先嘗賜粟三千鍾

得仁諡為康不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

史載非一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

將嫁女乘折轅車知其貧素令助廚帳使至方見婢牽

犬賣之此辨外

布被脫粟漢公孫弘傳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

粟飯西京雜記弘故鼎外膳告肴云何示天下服貂

是勃廷疑其矯焉弘聞之  
數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亦作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史有賭字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

吐血數升及史有將字葬食一蒸純飲二斗酒在一本酒字

然後臨穴史作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

史亦作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

但有舊誤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

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

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一作杵之音在鄰伍者尙

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

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

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

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

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一作支則飢膚外博

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

骨立乎已上兩駁理解皆得苦其煩絮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

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舊譌作人以其志操本

尤一作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

譽皆無取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能正復躍見楮墨

間愚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撫言不須作箴史博

議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始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嘔畢

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段語

乖誕尤甚

春相檀弓鄰有喪春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

不相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

廬廬一作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

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

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補按魏志呂虔

過五十九薨其文較核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獻帝

元改徐州未清時事耳疑元黏看在此有魏受命凡四

十一作三五年自不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上去徐

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武帝五年當六十年已上

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一字多載至晉太

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

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

止可年五年字下一在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

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

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

安後則徐州清晏易代頻仍么麼竊發固亦時何得

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

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

五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毋止儉

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

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

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為得。



篇多顯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

戲遏偽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

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

冰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

沂徐寇賊

建安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母止儉文

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是在魏末

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袁等事後從討母止

儉是為司隸校尉時非為別駕時利補按度傳守

徐在魏文明間任別駕祥有討定利城賊事徐寇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

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蹟索隱然後辨其紕

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

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

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

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一作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

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

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

其不然又又一字無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

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為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

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

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為糾前失者皆以嚴

後式也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犁然就班合條成

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

為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

其為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

龍並稱所由沒其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 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中宗初章武弄權母媪一作媼預政士有

附麗之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

原注一為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

次在大駕後發日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求番次在後大駕發日因古本有因

字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釋忤時

緣起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工園私自

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

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

忠等諸官書求退日釋滿肚不合時宜具在簡蕭一牘本篇之作只欲錄存此牘

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

夫左史右史是日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

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

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苞張未詳宋齊應錄惇

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

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當作謝綽裁其拾遺凡此諸

家其流蓋廣莫不蹟一作頭彼泉諱淵藪尋其枝葉原

始要終備知之矣釋史讀首自述性耽若乃劉峻作傳

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

不讓庶幾前哲者焉釋次明素志本然自策名仕伍

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句

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五卷重貽彼後一脫來者何

哉釋不轉到遜避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不提五

是全篇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工明

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

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

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玄范曄兩家嗤之於

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

稱為政駿謂劉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

毫不斷故頭或作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釋**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前漢郡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

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

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

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

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

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一 忤時 五 中華書局聚

書漢懸公令近須史臣自探能無闕略稽時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

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

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

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

齷同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

具知筆未栖毫而摺紳咸誦夫孫盛實錄紀一作實取嫉

權門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

其不可三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制禁防轉滋多口人皆畏縮遲回矣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

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

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

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

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

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第四不可謂古入

自主張近則例設監修竊一作以史置監脩雖古無

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

創紀編年一作創立紀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

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

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一

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一作某歸之彼官此銓

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

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

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

可五也釋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宜定凡此

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

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東略一比者伏見明公每汲

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

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竊一作以綱維不舉而督課

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抵

舊作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責一作者正

為此爾釋針對課督之詞再一束抑又有所未諭古

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脩史而其職非

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

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

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

徐禮部等並一作脫並字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

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

成宜隆異數先以陪員



起批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為

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釋轉入何者僕少小從仕

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

直不附姦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

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

不知國家於我已矣釋就本身作甘投閑散一跌即

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

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

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釋即前所云驛召至京忽

景明公既位居端揆本音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

一作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

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

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

剖明責有專歸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

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

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

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

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一作敢方於

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

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

**釋**援古為况申足上意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

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

寧以充拙撻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

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

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

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蒂讀如

芥於心者乎

**釋**

此節又拓開上說自占身分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

功虧刻鵠筆未獲麟

詳此二句非不草撰者但未卒業耳

徒殫太官之

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己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

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釋**

續尾結歸辭退

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

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

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釋**

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

道長至此歸杜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

其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

所主只在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

可蓋緊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自敘相表裏自敘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為內外篇之殿器鑿風稜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武后紀光宅元年廢都為神州拜洛受圖

聖歷元年召盧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

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

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勳

蕭至忠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中

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

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舊

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舊脩史即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家語齊太史則此云舊脩史即謂監脩也

王語齊太史則此云舊脩史即謂監脩也

莊子餘數美孔子對策賈鄭序

論又杜氏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

立素王孔明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

門人素王孔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晉書之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

荀綽拾遺撰書事籍亦云謝拾遺沈遺此處作荀綽

東觀羣儒詳漢書家

伯度譏其不實淵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

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頗疑與

相帝時為侍中虛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

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衷述必為後笑乃知此處伯

度是李非杜也注

公理以為可焚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

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

史局通籍禁門職見辦

王劭見讎

宋王劭之為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讎貴族

亂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劭然觀史通於

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

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說文作劭亦合史等節累累言

楊令公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國有人仗而智張昌宗

兩宗為陛下治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賦

宗尚書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安樂公主親信子

之與紀處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

周唐一統知幾本

張尚書

唐書張文瓘傳第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

中累遷工部尚

崔岑二吏部

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淫

於外俄檢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毒伯華中趣

不已至於敗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毒伯華中趣

時遷祕書少監進吏部時崔混鄭惜等分掌選豫

以太平公

主謀誅  
鄭太常無傳其後所云鄭惜新舊書皆

惟寂惟寞惟揚雄解嘲之惟寂

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

非常侍生亦少後同侍御史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

三人名官不甚著其人文亦未舉

鎗鎗鉸鉸佼恐即鐵中錘錘庸中

引賈生漢書賈誼傳誼至入見上方受釐後歲餘文

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過之今帝前席

召季布史記本傳季布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賢者

酒難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

一入譽而召臣一罷去必以毀臣恐

彈鋏積薪

彈為九鉞見戰國齊策丞相史記汲黯傳同列或

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

刻鵠

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此

也用法

史通通釋卷二十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立名知幾以立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

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

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為侍御史劾還齊人為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絲

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

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

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

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

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

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立上書譏

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

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

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

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  
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  
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  
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  
之道盡矣子女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  
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  
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女  
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女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  
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  
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女病長官多意尙不  
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  
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此書全具忤時篇內傳節採今不錄至忠得書悵  
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

欲置吾何地始子女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

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

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

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此下傳又節採自敘之

錄子女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按正史篇

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

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脩則

天寶錄三十卷據此國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

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

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

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

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俱有名號其

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

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

子立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

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

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

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

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

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褻衣革履

高冠是車中服鞵而鐙跣而鞍句意承高冠說下當

跣者裸足義不可通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

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

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

又駕牛車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降迄乎隋代朝士

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

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顏延之罷官後

好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此則專車憑軾可

也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

則盛服充馭在彼輅車無復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  
以服而臣伏見比者冠履與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上一所施未  
其定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所施未  
是車中服也取驚俗求諸折中退無可且長  
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俗求諸折中退無可且長  
之廣袖入於翼如鳴珮紆組鏘鏘逸人從顛墜於風塵  
屬車之右遺履不議者皆道之旁挂驂相續固以南受  
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道之旁挂驂相續固以南受  
多有危冠乘馬者近世且觀代不可謂古今臣案此圖是  
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不可謂古今臣案此圖是  
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婦人疏而有兵士者著芒屨者閭  
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疏而有兵士者著芒屨者閭  
於水鄉非京華所故惟帽創於隋代非漢官所作豈  
可假此二畫以爲實者乎禮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  
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  
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况我國家道軼百王功  
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  
廢臣懷此異議其來日久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  
殿下親從齒將臨國學凡有衣冠未及推揚今屬  
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太子從之因著

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

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  
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  
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  
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  
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  
禮部尙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  
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  
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  
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須好是正善惡必書使驕  
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  
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  
帝詔河南脫府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尙

書謚曰文六子貺鍊彙秩迅迴按六子之序與舊書同後迴附傳越次

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玄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

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

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

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

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為

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子滋浹滋字公茂通

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

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

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

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

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

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

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

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

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

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

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

云稍節○舊書既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算之術所著

事一卷滋舊書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獎語有曰生

志積歲年而罔怠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學士兼知史館終

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

又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錄集

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一卷

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

彙新舊書傳

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



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

彙當作贊名儒子當有孫字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款

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

免觀察史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

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

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富饒斂

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敏

稍節○〔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迴傳亦不著字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

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

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迴附傳當居

未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

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

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

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

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

五卷止戈記舊書云至德新議舊書云等凡數十

篇舊書又有指要二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

私鑄錢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

取通典通典雜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

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陳郡

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

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卒迅續詩

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

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邕

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非不敘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  
六說讀之其語曰是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賢論禮樂  
繫於道不繫於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  
流備古今之名儒史官之疾神道殷直清有識尚恨言之  
曰挺卿曰若不變在京嘗復有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  
筆記對常虛想見其面後避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  
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  
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數其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  
文苑有注唐書華所作捷卿直清乃寅字必無疑也何云  
傳三賢論自稱退叔劉春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  
按徐倬全唐詩錄載劉春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  
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何本唐書別  
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錄所稱江  
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并三賢論  
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  
此信乎讀書證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

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詳此是訶

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

謀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  
 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  
 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  
 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  
 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  
 通而六子齊著聲實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  
 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此  
 也自邇釋其書且數過乃始寤其為人也雖口不  
 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採撰載文等篇力故  
 其為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墨觀疑古惑  
經等篇寄憤篡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  
奪叛逆可見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為  
 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

固其符也訶人以爲悅而能享是哉愚故曰知知  
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僖父起龍書  
後

光緒十有九年小春之月五世孫錫齡甫鑑庭重校  
敬印

史通通釋